

# 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四

## 第一段偈頌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世雄不可量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。」

這是重頌，也是總頌。「世雄」就是我釋迦牟尼，謂之世雄。「不可量」，什麼都「不可量」，「不可量」就是不可知、不可測量，你無須多事。為何「不可量」？因為一切諸天、一切諸人、一切的眾生，這「眾生」包括三乘人都在內，「無能知佛者」，沒有一個能知道，即是不能量，一直都沒有人知道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都沒有講，當然沒有人知。」即使佛講，你也不能知，講給你聽也是枉然，就如人與貓狗講話那樣，你只管講，牠不會聽你的。這叫做未有智慧聽一乘；等到你有智慧聽一乘，佛就會對你講，講得很清楚，講多講少，總要你明瞭，這就算是令你「開佛知見」，令你入佛智。

下面是別頌：

「佛力無所畏，解脫諸三昧，及佛諸餘法，無能測量者。」

「佛力」者，佛無量力，無量無畏，佛之解脫也是無量，佛之三昧也是無量。先講力、無畏、解脫、各種三昧，還有很多很多，無量無邊那麼多，所謂「諸餘法，無能測量者」，沒有哪一個眾生能夠測量佛的用意，用意是不能知。

這些不是六塵，如果是六塵，就能被你用意根測量到，意根測量五塵容易些，用第六塵屬於法塵，法塵是自己的思想境界。佛智已經超越你的思想，正是不可思議，你又怎能測量佛智？你又能知其多少，又不能知其裡面何等所謂「相」，你又不能知道何等性、何等體、何等力、何等等……，沒有一樣知道，怎能測量？這些是另外一件事，這是十二法界的佛境界，你們三乘人是絕對不能測量。

一乘菩薩可以測量嗎？這要看一乘菩薩的程度，或多或少當然可以測量一些。下文就很清楚地告訴你：「除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」，他們可以測量。

講到無量力、無畏等一切未曾有法，是從何處得來？是本具的嗎？又不是哪裡有本具，當然是有因緣。其因緣怎樣講呢？

「本從無數佛，具足行諸道，甚深微妙法，難見難可了。」

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，我已悉知見。

如是大果報，種種性相義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。」

「本從無數佛」者，即是行菩薩道時，就要跟隨無數佛。前文歎諸佛智裡面有說：「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。」先講親近佛，佛作為增上緣。如果沒有佛，你想行各種菩薩道，就不會有此事。

「具足行諸道」，即是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。這是講我釋迦牟尼的「甚深微妙法」，「甚深微妙法」即是因法，前文講「難解難入」，這裡講「難見難可了」，是一樣的。這些話從前都沒有講及，從前都有講佛行六波羅蜜，講幾十年都是這樣講，法門又多又深，解都很難解，別說行了。如果要行，經過長時間於無量億劫，即是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行此一乘法道，修道圓滿了，正如前文所講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」，然後才講坐道場，「道場得成果」，然後成佛。這個果就是講由因感得，有因才有果，無因從何處有果？行道是因，成佛是果。

「我已悉知見」，我坐道場的時候全部知道，無量無邊一切未曾有法，我知我見。這個我知我見，就是上文講「深入無際」，能知，知於所知，「我已悉知」，「悉」者，完完全全知道見到，就算是「大果報」。

「如是大果報」，其中種種差別，「種種性相義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」。種種性、種種相，這裡又多了一句話與上文不同，上文只講性、相、體、力、作……，現在又講到「性」又有種種，相又有種種……。種種什麼？種種義，你說裡面有多麼複雜！唯有我成佛才知道，十方佛也知，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」，就是講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這就無法對你講，故名「止，不須復說」。

這裡面要把一大篇經文的要義疊起來講，在經文裡就有四層無量。四層無量者，歎諸佛實智裡面就是「甚深無量」，這一句是第一層。第一層指什麼？就是指力、無畏、禪定、解脫等等未曾有法，是第一層的無量。

第二層無量乃是指無量無礙、無量力、無量無畏、無量禪定等一切未曾有法，一一皆無量，這是第二層。在第二層裡一一還有許多相、性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……，無量無邊，不知有多少，這是第三層。在第三層每一法之中，所謂相、性、體、力、作等等，復有無量。不是一相，不是一性，不是一體、一力、一作，故名「種種性相義」。全部靠經文來講，有四層無量，這四層無量，我們聽經的人要徹底明瞭，此事是不太難，你慢慢就可尋到。不久就有一本小冊子出版，我列明出來講，稍為清楚些。如今在口頭上就是這樣講，令你知有四層無量。

假如有人問：「什麼叫做實教佛？」

你問實教佛，我又從何而得知佛？如何是佛的實德，不容易知道，不過，看經文有四重無量，我就說佛有無量功德，分四層來講，有四重無量，這就是實佛。

權佛有否作如是說？當然不會，權教哪有講到這一層？權佛有權教菩薩了知，聲聞、緣覺也聽了不少，就是凡夫、天人、阿修羅，他們也都聽過，也都知一些。現在就不許可，一乘實德則不許可，這樣就謂之佛。這個「佛」字就不容易解釋，具德者是佛，未具德不名為佛。這裡講明白給你聽：「道場得成

果」就叫做佛，未坐道場、未得果就不算成佛。

這個「道場得果」也不容易講。不是釋迦佛現在得果，他得果久矣。不過未曾講得很清楚，那些聽者當然不清楚，一定是當作釋迦佛這次在印度，坐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，這就叫做得果。從前所講的得果，乃是屬於權，今日歎佛德說得果，是屬於實。

我們聽經就要這樣聽，佛座下之人就會聽，他們覺得很微妙，這個正是妙法。妙法即是佛的功德法微妙，有四重。但是，別說四重，就是無論在那一重，你都不知道，絕對不許可你知，這就是讚佛德，無人「能知是事」，「是事」就是法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他不知道，你可以對他講。」

但這件事太早，未到時候講。

**「是法不可示，言辭相寂滅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。」**

「是法」就是佛的無量功德法，不可對你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不講，佛可以顯露出來。」這更加不能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可以現神通。」這也不能，他連「言辭」也沒有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言辭都沒有，你又時常講一乘，你用什麼來講？用鼻來講嗎？還是用神通講？」

當然有言辭，言辭雖有，對你講就沒有，我都不知從哪裡講起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現在講許多話，也是言辭。佛現在歎佛德，也是言辭。」

佛這些言辭是遷就你來講一講，你問如何性、如何相？實際上是不能對你講，真是「寂滅」，「寂滅」即是沒有言辭；實在言辭太多，不是說沒有言辭。如果沒有言辭，日月燈明佛講六十小劫，掩著嘴巴來講嗎？大通智勝佛講八千劫，難道是閉口真言？沙彌講八萬四千劫，真是用心來自己講給自己聽？沒有這個道理吧？實在是講之不盡，講無量無邊阿僧祇劫，焉有無言辭的道理？不過現在對你講：「諸餘眾生類」，除了佛之外，你們這一班人，絕對不會聽懂我一句、半句，「無有能得解」，真是不可量。

按照這樣講，真是不用講都可以。事實上又不是這樣，那些一乘菩薩，他們可以了解，佛會對他們講。

**「除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。」**

除非有一些實教菩薩，他們信一乘之力，「信、進、念、定、慧」五力之中，是信力，他們信力堅固，即是實教不退轉菩薩。佛對他們講，他們就能了解，這「開佛知見」就廣大起來。

按照這句話來看，這位菩薩「信力堅固」，就不是三乘人，超出三乘人，是入十一法界裡面的人。你如果不信我這句話，就讀下文，下文是講三乘人皆「不能測佛智」。既然三乘人都不能測佛智，這些「信力堅固」的菩薩能了解，當然不在三乘範圍之內，是超出了，不是十法界之人。

有些人每每反對十二法界的新立說，此事他們反對又似乎可以，這很難怪，他們應該反對。為何說他們應該反對？他們未曾聽過，忽然間聽到這句話，豈有不是自教相違嗎？他們的教向來是講十法界，突然間多了兩個法界，叫做十二法界，這就不容易接受此種新言論。他們不能接受，皆因不知道何謂《法華經》，根本上失去知識。他們又不配反對，只可靜聽。

此《法華經》不是三乘經，就算是對他們講，他們雖然反對，他們連三乘都不知道，佛教一句他們都不知，他們只有知道十法界的名目，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十法界。究竟什麼叫做十法界？究竟什麼叫做三乘？什麼叫做四聖？他們絕對不知。你說這個佛教在世界上這麼久，那些佛教徒絕對不知佛教，這又有什麼用？這佛教變成沒有用。

提出十二法界，就是講一乘，如果沒有十二法界，就沒有一乘；如果沒有一乘，就沒有《法華經》，就無話可講。

有些又要講《法華經》，又不承認一乘，又不承認十二法界；或者只承認一乘，因為經文裡有這個名詞，數量也很多，唯有十二法界，沒有此名目。

在以前的中國佛教界，確實沒有十二法界這個名目。雖未有此名目，我們依地位來講，一定有界限，有界限即是多了一乘菩薩、一乘佛。前面有講一乘佛之德如此，就是一乘佛，就超出了權教佛；一乘菩薩如此，也超出六道菩薩。

中國佛教的前人講，這些菩薩叫做圓教菩薩。其實沒有這個道理。什麼叫做圓教菩薩？經裡絕對不會有這個意思。他就說有，還說有「七種圓——圓伏、圓信、圓斷、圓行、圓位、圓自在莊嚴、圓建立眾生（圓度一切眾生）」這些鬼話。如果圓度一切眾生，就沒有眾生，都度完了。

哪裡來的鬼話？如果有圓斷，就不須圓伏。你怎麼這樣糊塗分開兩截？分開兩截就不是圓，別說圓，扁都未曾有。他糊塗得很顛倒。

明明有十二法界，他絕對不許可你講，此事真辛苦。他不許可我講，我也要講，若不講，此文又怎樣消？我問你：「除諸菩薩眾，信力堅固者」這句話，我請你消文。你連文都不能消，還講什麼義？這段就是叫做依文解義，就不能說「不要依文解義」。若不要依文解義，十二法界就沒有出處，要靠文才有出處。不過，靠文就不是很簡單地單靠這兩句，還有許多，遍滿在《法華經》裡，都有一乘法界的界限、十一法界的界限、十二法界的界限、十法界的界限。如果你想明瞭《法華經》，你若不以十二法界來講，我相信你每一句都理解錯，沒有一句不錯。這是斷定你、評定你的準則，你只管講吧！

有些人很喜歡宣傳〈普門品〉，〈普門品〉裡面觀世音菩薩是什麼人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觀世音菩薩就是菩薩，你管他是什麼人做什麼？」

這就太苟且了。《妙法蓮華經》的經題怎樣講？經題你不能講，「菩薩」兩個字又不能講，這樣講什麼經？講〈普門品〉更枉然。觀世音菩薩應以什麼身得度者，現什麼身而為說法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觀音菩薩說什麼法？」你問他說什麼法？隨便說法就罷了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怎會這麼容易說什麼法就罷了？他是正正當當地對你講。」

哪有正正當當的講？〈妙音菩薩品〉是講妙音菩薩於十方世界為人講《法華經》，應以什麼身，就現什麼身為他講《法華經》。我們觀音菩薩豈有不是與妙音菩薩一樣？也是講《法華經》，又怎會講其他經？所以，他們講〈普門品〉，又是絕對不知其義。你若不講十一法界，就埋沒了一乘菩薩，你就只是講普通菩薩；就算普通菩薩你也是不知，你知道什麼叫普通菩薩嗎？你知不知道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行六度就是菩薩。」

什麼叫六度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這是欺負人！你說我連六度都不知道。」

我就大聲疾呼，說你不知道什麼叫做六度，你絕對不知道什麼叫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你只知這些名詞，這即是不知，全都不懂。你連權教都不懂，還講什麼實教？不只是不知道六度菩薩，就連聲聞、緣覺你都是不知。什麼叫四諦法？什麼叫十二因緣法？你完全不懂。此事我就勸你們各位大法師、大德，絕對不能宣傳佛教。你們講一句，一定都是犯了破壞佛教，此事你們走不掉。所以用《法華經》去包圍你們，你們就不能動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因為你們絕對不承認我講的十二法界，即是不承認一乘，即是不承認開權。你們每樣都不承認，又怎有資格做佛教徒？你們好好地來研究，不知道的就要學，就要聽，不要亂來。

現在又講到唯有一乘菩薩可以了解，又要「信力堅固」才可以，信力不堅固的菩薩，就很膚淺，膚淺地了解「開佛知見」，我許可你們有，但你們不徹底。然後佛就用三乘人來作一個對象，即是說他們絕對不知道。

**「諸佛聲聞眾，曾供養諸佛，一切漏已盡，**

**住是最後身，如是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。」**

「諸佛」者，是十方諸佛，「聲聞眾」者，是佛座下一切阿羅漢，初、二、三果不算。你說十方世界諸佛有多少呢？諸佛座下那麼多聲聞，全部集中起來，你說有多少呢？這就無法計算，當然是無法講。

這些「聲聞眾，曾供養諸佛」，都是見過很多佛，當然是有福有慧。他們的煩惱已斷，「一切漏已盡」，不會有什麼結使存在。

「住是最後身」，住有餘涅槃，叫做「最後身」，快要入無餘涅槃，「如薪盡火滅」。

「如是諸人等」，如是無量無邊盡虛空界的諸「聲聞眾」，集中同一個思想，同一個智力，「其力所不堪」，不堪測度佛智，即是無力的意思。但又不可以說他們絕對無力，他們也有力，但不是大力。他們即使有大力都沒有用，他們的力用在別處還可以，用在《法華經》、用在一乘就不可。

在平常來講，那些「聲聞眾」代佛宣傳大乘，講佛的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法，講得鏗鏘有力，教菩薩發心，佛為菩薩授記。現在講起這句話，就

要捶胸，這樣說你不知，佛智不可以被你度量。

按照這樣反過來講，就不應該度量。不應該度量，就自然會知佛智，是這樣講嗎？（他們說：）是呀！

這些話騙自己還可以，騙人做什麼？他有智慧度量都不能知，你沒有智慧，就不度量，你就知道了？

他就說：「不是這樣講。」不是這樣講又怎樣講？

他說：「你不度量，你的心就安定；你心安定，即是沒有妄想；沒有妄想，即是真心，真心現前，就什麼智都具足。」

這就把真心代表佛智。佛智無量。請問你的真心有無量嗎？「無量」是數目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……千千萬萬無數恒河沙，這叫做無量。請問你的心有沒有這些？沒有！他就把這句「盡思共度量」，度壞了，量壞了，所以不能知。

既然度量不能知，你不如不度量，看看你知不知？

（有人說：）「最好是這樣，我不度量我就知。知什麼？知我自己的心。」

你只知你自己的心，不是知佛智。傻瓜！你的心又是什麼東西？

他說：「我的心是不動，我的真如心現前。」

你是妄心現前，哪裡有真如心？從哪裡得到真心現前？這是自欺的話，是要不得的話。這樣來解經，就很冤枉。

講「聲聞眾」不知，就到此為止。還有哪一個講呢？那些人的思想就是這樣講：「此事我都相信，你說聲聞眾滿十方都不能知，盡所有聲聞眾都不能知，盡如舍利弗都不能知，盡如其他弟子都不能知，我都相信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聲聞眾智慧少。如果是辟支佛又不是這樣講了，辟支佛就不須這樣，不須這麼多人，他也可以知。」

你講這句話只是用來爭辯。佛告訴你，辟支佛也不能知。

**「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」**

講「假使」者，就本來不會有這件事實，只可假定來講。「假使滿」十方世界，「世間」即世界。「滿」，怎樣滿？全世界沒有一點縫隙，人們完全站到密密麻麻，這就謂之滿，真是任你滿虛空界，每位都是大阿羅漢，每位都有大智慧，好比舍利弗智慧第一，不會有參差，如是「滿世間」與舍利弗一樣大智慧，用盡你們自己的智力去思想測度，你們也不能知道佛智慧是怎樣的。這就是「世雄不可量」。

在權教來講，佛智是怎樣的？你講他會聽得懂，你即使未講，他也能猜測到一些。現在歎一乘佛智，你就猜測不到。

**「正使滿十方，皆如須菩提，及餘諸弟子，**

**亦滿十方剎，盡思共度量，亦復不能知。」**

這個「假使」與「正使」，意思差不多，並非說「假使」是假，並非說「正使」就實有那件事，兩者一樣，只不過換一個字，用「正」字。這是說真有那件事嗎？也不會有。

滿十方世間擠滿人，「皆如須菩提」，每位都同須菩提的智慧一樣，或同舍利弗的智慧一樣。

「及餘諸弟子」者，在釋迦佛座下就有一萬二千人，一萬二千人除了舍利弗一個不算，須菩提也不算，除了這兩個，雖然其他的人各有各的智慧，這裡假定每一個人同等的智慧，人都用此力，「滿十方刹」，也即是滿十方界。為何把十方界，改用「十方刹」？「刹」即是刹土，刹土也即是國土。

他們每位都是用心於測量佛智，此事就等於用手捉摸虛空，不會摸到。「亦復不能知」，即是不可測量。

這裡改用「須菩提」的名字，從前舊本仍然是「舍利弗」，即是「正使滿十方，皆如舍利弗，及餘諸弟子」。不過，這句話就不是很妥當，前文已講過「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」，就不妨講第二位、第三位，都可以的，講一萬二千位都可以，這一句就成了一萬二千句。如果再推廣來講，所有十方諸佛的「聲聞眾」，每位都同等的智慧，究竟能不能測量佛智？也不能知。不過，這句話似乎是多餘，這兩種講法都是多餘，講了舍利弗，又講須菩提，「及餘諸弟子」，豈有不是多餘？

何以又覺得是多餘？因為你已講「諸佛聲聞眾，曾供養諸佛，一切漏已盡，住是最後身，如是諸人等，其力所不堪」，這就算是全概括了，怎會有舍利弗不在內？怎會有須菩提、「及諸餘弟子」不在內？所以我說是多餘。

為何事佛講話會講多了，好像沉醉起來？你又要知道此事，佛是出於無奈。那些聽的人很愚蠢。為何又覺得他們愚蠢？因為佛說：十方世界所有聲聞，走在一起都不能測佛智。

有人覺得：十方世界的聲聞有些實在是很愚蠢，把他們拖在一起來講，他們實在也是不配能測佛智。假若每位像舍利弗那樣，我相信不難拆穿這個西洋鏡。

你有這點想法，佛就乘你此意來講：「滿十方皆如舍利弗」，都不能測佛智。你若說人人皆如舍利弗那樣都不可以，還有人勝過舍利弗，又如何呢？你儘管講，須菩提、目犍連、富樓那，任你把一切大阿羅漢全搬出來，同等那麼多滿十方界，也都不中用。

（有人說：）這就真是無法講了。我們聲聞人無論如何的智慧，當然是可以講無法測佛智。佛之前講得太廣闊：「諸天及世人，一切眾生類，無能知佛者。」又說「諸餘眾生類，無有能得解」。這些話範圍太過闊大，不能全包括。依照我的講法，有一些人比阿羅漢的智慧更大，他們能測佛智。是什麼人呢？是辟支佛。

你說辟支佛就可以測佛智嗎？好吧，你不講佛也都替你講：

**「辟支佛利智，無漏最後身，亦滿十方界，其密如竹林，**

**斯等共一心，於億無量劫，欲思佛實智，莫能知少分。」**

你要辯駁，我就提出來，看你怎樣辯論。佛講的話是真實的。辟支佛的智慧比起阿羅漢的智慧猛利很多，智慧大很多，福報也大，他們是「最後身」，快要入涅槃，「無漏最後身」。辟支佛也是照樣「滿十方界」，與「滿十方剎」所講一樣，也是擠得滿滿，滿到怎樣呢？我對你講：「其密如竹林。」

竹林裡的竹若沒有人砍，年年在生長，每一條竹，每一年生出四條竹筍，或三條竹筍，最低限度也有兩條竹筍；如是每條竹都是這樣生長起來就成了竹林，這個竹林就相當稠密，真是插針都插不進去，這就叫做「密」。

那些「最後身」的「辟支佛利智」之人，擠成一堆，比沙丁魚更擠迫。「斯等共一心」，如是眾多擠滿十方世界，一條心來測量，不想別的，想別的會分薄你的心力。「於億無量劫」這麼長時間，改為「於無量億劫」也可以，總之很長的時間，給機會他們，這麼多的辟支佛都沒有辦法測量「佛實智」。

「欲思佛實智」，即是想測量佛的真實智慧是怎樣，他們真是連芝麻綠豆那麼小都不能知，「莫能知少分」。

佛智是講一分一分的，無量即是分，四重無量，重重都是分，有大分，有小分。分即是諸分，即是一款一款，無礙佔一分，力佔一分，禪定佔一分，解脫佔一分，三昧佔一分，無畏佔一分；一分一分裡面，復有無量，有無量分，有無量無礙、無量力、無量無畏、無量禪定、無量解脫……。

這些無量中之每一分，你都是不知。還有，每一分無量裡面，又有「相、性、體、力、作、因、緣、果、報，本、末……」，恒河沙也沒有那麼多的數量，你也是不知道。

何者謂之「相」？何者謂之「性」？何者謂之「體」、「力」？你都不知，無能知少分。在「相、性、體、力……」裡面，還有很多相、很多性、很多體、很多力、很多作……，也是無量那麼多。在這第四重無量中每一個無量，你都不知道它是長的、短的、輕的、重的、黑的、白的……

即是這些是分數，「佛智」不可以籠統地講。此事又怎樣講呢？就無須怎樣講，「佛智」是不可量，怎可講？你講他做什麼？不過，佛是這樣歎，我們大家都是這樣聽，你別多事去追問，追問就不妥當。

佛是這樣歎佛智。這裡講到兩種小乘人，阿羅漢是小乘，辟支佛是小乘，其實不須講他們，他們都沒有關連。佛現在提及小乘人，他們真是可以講得上是完全未聽聞過一乘，他們的確實在不能知。如果是智慧比這些小乘人大一些，就不須這麼多人擠「滿十方界，其密如竹林」那麼厲害，少數人走在一起就可以知道。事實上也沒有這種事，佛對大眾講：

**「新發意菩薩，供養無數佛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，**

**稠如稻竹葦，充滿十方剎，一心以妙智，於恒河沙劫，**

## 咸皆共思量，不能知佛智。」

新發意菩薩是相對於不退轉菩薩而說，我們不要把新發意菩薩看成是今日才發心，別以為他們程度很淺。「意」即心。他們是今日發心，或發心兩、三年，或發心二、三百年，或二、三千年嗎？都不是。是如何呢？那即是講很多個劫之前已發心，最低限度都有一萬劫、兩萬劫的人，才算是新發意菩薩。

那些發心一、兩天，或三、五年的人又怎樣講？那些也是包括在內。除了不退轉菩薩之外，八地菩薩是不退轉菩薩；七地菩薩以下都叫做新發意菩薩。

佛現在講的「新發意菩薩」是講哪一種呢？我認為，就算這些「新發意菩薩」每一位都是最高的七地菩薩，他們也「不能知佛智」。

這些「新發意菩薩，供養」了「無數佛」，無數可算；這樣就福報大，智慧大，聽法多，知識廣，能「了達諸義趣」。這「諸義趣」，是十法界一切事事物的義理怎樣歸趣，宗旨如何，全部了達；以及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天、人、阿修羅、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，他們都能了知。

「新發意菩薩」有這樣的功能嗎？有。你不可以把他們當作全部都沒有認識，他們能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」，在眾人面前直接說法，開化眾生。

「善說」者，是說得妥當，也可以有相當的化度。正所謂「隨宜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」，他們真有這樣的功能，這才算得上是「善說法」。

這種人就算是有很多，多到「充滿十方刹」，稠密如稻、如竹、如葦，密「如稻竹葦」。「稠」即是密，很稠密，好比「稻」那樣，「稻」即是禾，穀也叫做「稻」，現在不是講穀，現在講禾，一棵一棵的禾，有的禾不是長得很密；但有些地方種的禾，生長得很密。

「竹」，即是包括山竹和人種的竹。「葦」即是蘆葦，品種有小、有大，如果沒有人砍，蘆葦年年生長，都會長得很密。蘆葦不是只長一年的青草，它有三年的生長期，然後才枯謝，這就會生長得很密。

現在講「新發意菩薩」，「充滿十方刹」，擠迫得滿滿，這都算是多到無數可計，時間又很長，他們「一心以妙智，於恒河沙劫」。他們這個「妙智」者，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」，即是他們的智，這是權教菩薩果上的智，這個智不是般若波羅蜜的智。即是還有什麼果？什麼智呢？修一日行就有一日所得，就在他所得之處看，由淺至深，這個「智」即是知識。

「於恒河沙劫」，這不是講一條恒河沙劫，而是無數恒河沙那麼多劫。「咸皆共思量」，即是測佛智，都「不能知佛智」，又即是不能測佛智。

「新發意菩薩」能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」，他們平常有講佛智嗎？當然有。他們怎樣講佛智呢？

他們說：「我有我講，我按照佛所講，佛怎樣教我，我就怎樣講；還有那些大菩薩怎樣講，我就跟著來講。你擔心我不會講嗎？我已七通八達。」

這就可算是七通八達。現在佛歎的佛智，你可以通達嗎？

（他們說：）「此事就未能通達，我們簡直未聽聞過，此事完全沒有關

連。」

若問他們此事怎麼講？他們會說：「此事我們都不懂怎樣講。」

愚癡人！我可以對你講：你從前所知、所說，對人講的，這些叫做佛的權智；你所知、你所得的，也是菩薩的權智。今日佛所歎的，是佛的實智，實智與權智，絕對不相類同。你要絕對知道這一點，如果你不知道這一點，就不能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過，佛今日這樣歎智，我真是莫明其妙。」

這是另外一件事，你明與不明又是另外一件事。

這還有人能講嗎？按照這樣講，初發意菩薩是不能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們的智劣，他們趕不上。如果是不退轉的大菩薩，就有不同講法，我相信他們不須經過恒河沙劫，也都不須這麼多人那樣麻煩，要擠滿十方界，如稻竹葦那樣密；我相信他們三、五個人就能知道，或一個人都會知道。

你喜歡爭辯，我就不妨對你講：

**「不退諸菩薩，無數恒河沙，一心共思求，亦復不能知。」**

「不退諸菩薩」，即是信念不退的菩薩，有非常多，多到如「無數恒河沙」，這就不是一條河，而是無數那麼多的河那麼多的沙。「無數恒河沙」那麼多的「不退諸菩薩」，「一心共思求」，走在一起，「亦復不能知」。還有可以講的嗎？這就沒有人能講了，還有誰能超過不退轉菩薩？沒有了。這裡沒有講佛，佛不在這裡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這裡沒有佛，但這裡的不退轉菩薩也不會有這麼多，初發意菩薩也不會有這麼多，聲聞眾也不會有這麼多，為何你又提出來這樣講？」

這裡面有一點巧妙。有什麼巧妙呢？他不提及佛，是應該要提及佛，應該有這幾句：「正使滿十方，一一皆成佛，亦於無量劫，共測佛實智，也不能知少分」。但經文沒有這樣講，意思是怎樣呢？意思是講，沒有這一種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說沒有這種佛，那些不退轉菩薩，不久就會成佛，那時就有佛。按照前文〈序品〉所講的許多佛，全部都是權教佛，又有些權教菩薩即時成佛，都有看見，怎會沒有？」

真是冤枉！你所見的那些佛，就叫做權教佛，實在每位都是實教佛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按照這樣講，就沒有權教佛。」

是的！沒有。為何沒有？因為他在菩薩時期就開除了權教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這也未必每位都開除，也應該有未開除的吧？如果不開除應該成佛。」

如果應該成佛，這個就是權佛。這個權佛不久就要入涅槃，入涅槃即是死，死法與那些阿羅漢一樣，死法與那些豬狗一樣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不是這樣。」

若不是這樣，最多只是自在些、安樂些。當然是安樂些，但安樂以後，不

能永遠安樂，仍是要輪迴，這個佛即不是佛，無須講他了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那些大菩薩經常講佛法，他們所講的佛法是不是權法？若是，即是有權佛；既然有權佛，為何不提及此事？應該有那幾句。但他不講就算是權佛也不知。」

如果權佛也不能知佛的一乘實智，我就講一句最卑鄙、最賤的，假若眼見一隻狗，這隻狗是什麼狗呢？按照經裡面來講，乃是從前不喜歡別人讀《法華經》，不喜歡別人講《法華經》，不喜歡別人提倡《法華經》，他是罵人之人。他是什麼人呢？他是權教人，他根本上也是實教菩薩，不過那個時期就是權教人。權教人罵《法華經》，罵一乘法師，就有惡報。他斷佛種的大罪惡，就墮阿鼻地獄，經過無量劫，才可以離開阿鼻地獄，說不定也可以脫離其他的地獄；然後還有在畜生、餓鬼、下賤人那裡打滾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他沒有作下賤人的因，沒有作畜生的因。」

雖然沒有，但他謗《法華經》，現在就做這隻狗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你又怎麼知道就是這隻狗？」

我知道。你若是一乘人，你也會知道；你不是一乘人，你就不知道，權教菩薩不知道，就算權教佛也不知道。你現在想知，就問權教佛：「世尊！這隻狗這樣的狀態，是什麼因緣墮落做狗？」

你若問其他人，他答不出，他找不到這隻狗所作的狗因。是因為太長遠而找不到嗎？不是因為長遠找不到，就算是目前最近的因緣，他都找不到。為何找不到？他沒有一乘的見解，那隻狗謗《法華經》而墮落，不是作狗因而墮落做狗。他不是人墮落做狗，他是一乘菩薩墮落做狗。很多人尚且不知道這隻狗，卻講知道佛智，這真是笑話到極點！

他們知不知其它的畜生？其它的畜生就知道，畜生做畜生業就墮落，一切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所有眾生他們全部都能了知，那些權教菩薩、新發意菩薩、不退轉菩薩，全部都能知，難道佛不知？

很多人不知唯有一乘因緣惡業墮落，這是謗《法華經》的惡業；他們不知道一乘菩薩，他們也不知道一乘佛，他們沒有一乘的名目。

假如有位一乘菩薩現在對權教佛講：「世尊！你是佛，你是一切智人，當然一切都知道。你知道我現在念什麼嗎？」他說不知道。

一乘菩薩說：「我現在念《法華經》。」

他沒有《法華經》可念，聽不見，或者他知你念《法華經》的名字，就說：「你念《法華經》的名字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是呀！我是念《法華經》，你就說看到我念經名。你知道什麼叫做《法華經》嗎？」他說不知道。

一乘菩薩說：「什麼叫做《法華經》你都不知？我是凡夫人，我也知道。」

他不會反抗，他沒有說「你那些不是經，你的是外道」。他不敢這樣講。那些凡夫人就敢說：「你是說外道論議，這《法華經》不是佛講的，不算是經。」他們可以講，貪著三乘的學者，就會亂說，可以罵我們。佛有智慧，他會考

究，他不會罵一乘菩薩，會反過來問一乘菩薩：「你從哪裡得到《法華經》？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我在哪裡得到？我是從這個世界得到，不是在天上得到，不是在地下得到。」

他問：「經裡講什麼？」

一乘菩薩回答：「經中說沒有三乘，只有一乘。這是經中的要點。我是三乘之一。你要知道，你是佛，你是三乘的大乘佛，你不是一乘佛。經文真的是這樣講。」

他說：「三乘裡面的大乘佛是怎樣講？你講些給我聽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我又不會講。我知道你那一套。」

他說：「我現在那一套你就知道，我不久就入涅槃，你知道嗎？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我怎會不知？我知道你會死。」

他說：「怎麼這樣講？為何你知道我會死？我是入涅槃，為何你說我死？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你說入涅槃，涅槃即是不生不滅，我就說你死，我說你不久又去讀書，我說你不久又去養牛，不久又去喂豬。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這不是我說的，是經裡面講的。」

他說：「按照這樣講，我都有輪迴，我都有生死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你自己推想一下有沒有呢？」

他問：「那些阿羅漢又怎樣？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阿羅漢和你一樣，那些辟支佛又是一樣，這就叫做權教。我又不須罵你，我如果罵你，就說你是愚癡人。我老實對你講，你也是一乘菩薩，你好好地信《法華經》，好好地行一乘菩薩道，這才有一些希望。你如果是這樣認為：『我是佛！』你這個都不知是什麼大頭佛。你入涅槃，即是把你當作是死豬死狗，有什麼涅槃可入？涅槃者，無生無滅，你仍然是生滅。如果要無生無滅，就要學我，我就是無生無滅。為何一乘菩薩無生無滅？因為他們來去都是在一乘裡面修學，是這個道理。你信不信我所講？」

他說：「這件事我又不信，但你叫我信，我又很辛苦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有什麼辛苦？你把你那個佛捨棄。我對你講，從今以後，你千萬不要對人講，你真的不要亂講話，你要閉口。你如果閉不起來，拿個補鞋錐，用兩條皮鞋繩，把口縫起來，或者找些好的膠，把口黏住，不要講話。」

他說：「這樣又不可以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若不可以，你就講實教吧。」

他說：「我不會講。」

一乘菩薩說：「你不會，我教你。你是佛，你一定會比我快圓滿成就。」

他當然是佛，只是以前不講這件事。那些不退轉菩薩，也是一樣，他們說自己是不退轉菩薩，其實他們只是權教不退轉菩薩，與凡夫一樣。

他們會說：「你怎麼這樣講，我們快要成佛了。」

他們快要成佛是另一件事，他們其實也如凡夫一樣。如果要做一個不退轉菩薩，就要做實教不退轉菩薩，才有一些好處。如果不信一乘，就不是一乘實

菩薩，一點好處都沒有。

他們說：「按照你這樣講，我們連一個爛桔都不如。」

別說他們不及一個爛桔，十方諸權教佛也都不及一個爛桔。別以為自己很了不起，只有一乘佛才是最圓滿、最究竟；其次只有一乘菩薩了不起，他們怎算是了不起？這就叫做實佛教，權實兩方面要分開來講。佛在世時的人，較容易信。

現在提出「一乘」這個名目，但又不叫做一乘，都不知道叫什麼，就叫做佛智，又叫實智。這裡的經文就有講「實智」：「欲思佛實智，莫能知少分。」這叫做實智。

（有人以為：）佛這樣歎都沒有什麼用。

你別理會有用或沒有用，佛這樣歎一定有用，如果沒有用，佛就不會歎。這一點，慢慢你就知道。佛歎到此處為止，叫做簡別歎，揀擇出其他人皆不能知，唯有諸佛乃能知之。

**「又告舍利弗，無漏不思議，甚深微妙法，**

**我今已具得，唯我知是相，十方佛亦然。」**

這是重提，釋迦佛簡別之後就回過頭來把前面的話再講一講，重提一下。「又告舍利弗」，我再叮囑你，對你講一講，「無漏不思議」，這是一乘的「無漏」，不是前面所講的阿羅漢、辟支佛的「無漏」。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議的、是甚深的。佛的「微妙」之法就是智慧。

不可思議法，「我今已具得」，「我」是釋迦牟尼佛，已圓滿具足，證得與十方佛一樣。唯我知，你不知，其他的菩薩都不知；實教菩薩能了解，但不是證得。

「唯我知是相，十方佛依然」，即是前面所講，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」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也即是回頭再講一講。

佛還有幾句話要吩咐舍利弗：

**「舍利弗當知，諸佛語無異，於佛所說法，**

**當生大信力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。」**

前文沒有這六句，這六句屬於孤起頌，是另外講起。「舍利弗當知」這句話很急切，即是經文在這裡轉講另一件事。

「諸佛語無異」，所有佛和我釋迦佛一樣。怎樣叫做一樣？即是後來是說真實話。諸佛所說法，從今以後，前面的不算，諸佛所說的話，你就要信。「當生大信力」，前面的不要信了，要信就信後面的。

「世尊法久後」，「世尊」即是我釋迦佛，所有諸佛都一樣，這個「法」字是權教法，就算不是權教法，都是指規矩，十方諸佛世尊的規矩、法則，都是

一樣，總是在「久後」，總是在末後，即是說權教很久之後，就要「當說真實」，才有實話可講，前面沒有講實話。

「諸佛語無異」，規矩就是這樣。這就是警惕你，要你生信，即是文殊菩薩在〈序品〉所言：「今佛世尊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故現斯瑞。」講到最後就說：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這是文殊菩薩囑咐我們。然後在〈方便品〉還有八句，是釋迦佛頌權教：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。」釋迦佛自從成佛以來，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，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。就是頌這一段。

「告諸聲聞眾，菩薩緣覺等。」

即是告訴三乘人。

「我令脫苦縛，逮得涅槃者。」

我釋迦佛令你們脫離三界六道的苦惱束縛，令你們得涅槃，這是有餘涅槃，未入無餘涅槃。令你們得涅槃這件事，只是叫做「得涅槃」，這樣講就可以。這個「者」字只是用來使這句偈頌字數均衡。

這句的意思又可以這樣講，你們這些聲聞眾、緣覺眾、菩薩眾，是「脫苦縛」，是「得涅槃」。

那些未得涅槃又怎樣？未得涅槃的就不講他們，那些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天龍八部鬼神等就不講他們，他們都不知這件事。你知道嗎？一定不知。

「佛以方便力，示以三乘教。眾生處處著，引之令得出。」

佛就是我釋迦佛，我釋迦佛「以方便力」、智慧力，知道你們愛好這些，就施設「三乘教」來教你們，「三乘教」即是「方便」教。因為你們「處處」執著。「眾生」就是你們，你們是什麼人，你們也不知道。你們是一乘菩薩，你們叫做墮落菩薩，你們「處處著」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六根著六塵，還有各種邪見，著外道知見，九十六種外道，你們都認為合理，就墮入這些宗教，有種種執著。以現在來講，你們還執著涅槃。現在還未講到這句話，執著涅槃，要到開權之時才說你們貪著。前面所講「種種因緣，令離諸著」就是頌前面的經文。

「離諸著」有什麼好處？能令你得涅槃，令你得解脫，令你得三明六通八解脫。菩薩還未成佛，也要解脫，不須受輪迴那麼辛苦。你們覺得實有其事。佛現在對你們講，這是佛的方便力。方便即是權巧，權巧將就你們所喜好，實際上這種事一點都靠不住，這只是化城，三車只是引你們出火宅，靠不住的。因你們「處處著」，引你們出火宅，引你出「著」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佛說過有涅槃。」

佛是有這樣講，你別信得那麼實在。佛現在對你講：「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。」你所得者，是方便，所知所證者，也是方便，只是你們未明瞭而已。

那些人如果聽見佛講出「方便」兩個字就覺得沒有希望了。為什麼呢？他們會認為：「這是虛的、假的、騙人的、講大妄語。我們上了賊船，被他騙了。這又沒有一點好處，沒有涅槃，沒有解脫，什麼三昧力都沒有，現在就如一隻蝦那樣沒有用，不知怎樣才好，這即是將來沒有好結果。佛說：『世尊法久後，要當說真實。』這還有什麼真實可言？你歎佛智，這個佛智是你們的，與我無關。你的佛智又不能給我，你又不對我們講，我們又不能跟你學，這件事不就是枉然嗎？」

其實，佛在這裡「歎佛二智」，是動眾令疑，為開權顯實作根本。這一大段文字很重要。這段文字算不算是《法華經》？這算是《法華經》的序，佛自序，算是開頭，然後慢慢講下去，講到這裡，叫做開權顯實，要你們信一乘教是真實的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